



310

王莫之 著
上海三

事
出版社

310

上海异人故事

王莫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310 上海异人故事/王莫之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321-6784-5

I. ①3…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1402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发 行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徐晓倩

封面设计: 牟文迪

封面摄影: 杨晓哲

书 名: 310 上海异人故事

作 者: 王莫之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插 页: 2

字 数: 138,000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784-5/I · 5416

定 价: 35.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605406

310

CONTENTS

目 录

安顺老伯	001
逝者善舞	013
百乐门	038
小津	066
鬼恋	082
秋葵	097
老城厢	112

310 房间的老太	130
卢湾的秋天	139
新媒体	157
白玫瑰传动装置	171
两粒组子	192
去提篮桥	200
后记	210

安顺老伯

我们是在阿里旺旺上确认了老伯伯的往生。老板公布其父的病故，唯一的积极意义是平复客户的发货催促。一个月前，这招有过不错的疗效。当时他把父亲住院的消息挂上签名栏，外地的旧雨新知只好隐忍。

北京奥运那年，老板终于在安顺路凯旋路口搞定铺面，开了这家唱片店。他起初卖 CD，因为这行饭他吃了快十年，在大二就赚足了四年学费，大学毕业后没上过一天班，引以为傲的是没卖过一张盗版。后来生意难做了，别人改行不影响他的坚持。也是缘分，他涉足黑胶，反正都是帮日本二手唱片店清理库存，试试看，没想到一路凯旋，于是专攻黑胶，转眼送走了“2012”。

二〇一三年没有老板设想的那么安顺。年初，久居美国的母亲加大了催促的功率，一通通电话招魂一样，盼他早定行程，去纽约发展。也只有这些电话能让他静下来。我们蹲在旁边挑碟，

空气里若无电脑游戏狂躁的背景声，而他接电话的声调还是熨平的，那必定是他母亲又逼上门来了。那时老板的生意还很红火。客人打款到支付宝，一个月后能见着发货通知的都烧过高香。这些客户，黑胶新手居多，觊觎整箱八十张品种无重复的两三百元低价，有捡漏的幻觉。欧美艺人最紧俏，大碟等于瑞金医院的特需专家，单曲好比普通专家，唯独日本音乐（几百箱的囤积，堆没到小房间的天花板）亲民，当日挂号隔天发货。快递选配，发货流程，售后事宜，老板把种种不平等条款打上店铺的主页，红字加粗，语气蛮横，可即便如此，每天电脑一开，叮咚叮咚吵得他心烦。

渐渐地，母亲运作移民的苦辛成了瞎起劲。他当然没这样挑明，只是一拖二延三沉默的腔势，伤人心。她甚至连工作都打点好了——到布鲁克林的物流公司开卡车，月薪四千美金。“我去年光光淘宝收入就有毛三十万，你讲讲看，是去纽约当瘪三，还是来上海当老板。”老板冷冷地问我们。于是，当父亲的就愈加郁闷了，有事没事嘀咕：

“签证办了多少年啊，办下来多少不容易，现在倒好，讲不去就不去了。”

父亲的郁闷还在理财学上找到支持。安顺路的门面房子，多吃香。隔壁房产中介三日两头跑过来搭讪，巴不得老头子能劝走儿子。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出租现有的店面，搬到偏郊的社区，一进一出，每年起码多赚六万。更极端一点，学这个行业里的外

地同行，落户跳蚤市场，收益更可观。老板当然也动过贪念。叶家宅路的事久市场，虬江路的电子数码商厦，襄阳南路的现代电子城，可选的余地并不大。况且，他早先在大自鸣钟做过，对那伙人的厌薄与生俱来，即便过敏症状可缓解，朝九晚五的工时也会叫他崩溃。这些年我们在安顺路淘碟，最早的经验是下午两点。常是午休偷闲，我们拨电话，打探今天给不给看新货，可老板刚从梦乡惊醒；总是日落黄昏，我们对着透明的玻璃门站禅，上面贴的营业时间是 17:00—22:00。沿街铺面还有一大方便，装卸货物更自由，加之安顺路毗邻虹桥，招惹老外。外国客户在老板的门面生意里比重不小，贡献却有限。“最好的客户跟最蠢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老板有过总结，“老外就是差差过，只有一两个是大户。”即便如此，老外就是老外，陪聊伴笑，若是买到积重难返，老板会发动他的路虎，送一段。我们并非这种一单破千的大户，也很少消费古典爵士这些高价盘，好在勤快，一周光顾两三回，单人一年也能开销两万多。说起来，线上线下把鸡零狗碎的也兜进，上海好歹有一帮人在做二手黑胶，但有实体店还够吨位的不过三家，安顺路是最体面的。这份体面在这个褪色的行业里硕果仅存，老板享受它呵护它，提到三观的高度：

“可能吗！哦，你有三套房子，最好的不住，住到蹩脚的落乡地方去，有啥意思！”

他父亲看得更深：

“他就欢喜这种感觉，所有人统统围牢他，叫他老板。”

问题是，在我们看来他这个老板当得就像瘪三。体力活，高强度的体力活是他每天的课题。一吨黑胶四十箱，拆箱时张张校对，装箱时精心调配，都是他在忙。他先是把胶体彩色的彩胶分捡出来，再将单曲 EP 大碟日本这四块分门类聚，欧美单曲再按封套颜色细分“彩皮”和“黑白皮”，“黑白皮”裹了塑封还得帮它减负（一来省运费，二来塑封可以当废塑料卖）。有些唱片盘基薄，抽插不当比刀还厉害，因此他上工必戴纱布手套，一双新的撑不了几日，不然搞脏封套才叫损失。整个流程让人想起外地人卖甘蔗汁的流动摊车，看他分拣唱片，仿佛是在碾榨甘蔗，直到它流尽最后一滴。所以，生意越好日子越苦。多少次，我们推门发现老板披头散发还在忙打包，封箱带又换一卷。他以为收件员来了，抱怨活太多快递太积极，回头见是我们，改口道：

“来啦！今天少看几箱哦，昨天一点货我忙到凌晨两点钟才理清爽。”

他累成这样，完全有理由雇小工，但一次次的努力都跌倒在他爸那里。

我们最早来安顺路就觉得滑稽：如此挺括精神的唱片店，怎么请个老年人来帮工。“老头子，你的矮凳让给他们坐。”而老板的颐指气使，又让人不敢推断，蹲坐在门口抽烟的是他的亲生父亲。出于客气，我们叫他“老伯伯”。

老伯伯抵制雇工的道理极简单：他退休在家，什么事不能干？如果说能省则省是他的生存哲学，那么节俭就是他做人的乐

趣——这点倒和老板的网上客户有得一拼。他买菜光是纠结价钱而忽略味觉，残菜败肉，关键在于吃的人是何心理。他开火仓，饭桌就是市场和天气的晴雨表，什么便宜吃什么，也不讲究烹饪。我们见老板三餐老是喊外卖，难免唠叨几句，可是听他回忆童年，仿佛看恐怖片，赶紧捂嘴。

好在忙乱不是一天造成的。起先，老伯伯就是跟在顾客后面，搬箱倒柜，整饬他们挑完之后的狼狈。当几次清道夫，包个把快递，看电视抽烟，这就是他的一天。可是，后来工作量激增，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他就吃不消了。父子合力还是缺人手。赚钱赚到举步维艰，本就贫瘠的社交干脆取消。老板一面憧憬小工，一面宽慰自己：

“不过就算请了人，我还是要自己过一遍，这种工作不懂货怎么做得来？”

他担心招来外行比他爸还笨，更惧怕内行的私脏，就屈服了，父子关系却愈加恶化。理货发货的烦躁仿佛一座山的干草，稍许火气就会燃烧。老伯伯是教师出身，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下海，干油漆买卖，蹬三轮跑单。他苦了大半辈子，手脚已跟不上指令，常帮倒忙。老板讲他两句，就会听到花式繁多的推诿或抵赖，结局是无休无果的争吵。老伯伯原指望儿子签证办成，自己能解套，现在梦醒时分，争吵也多了底气。他们吵起来比电视调解节目里的人更凶残，当着我们的面相互揭短。一个揶揄他只会往油漆里掺水，一个嘲笑他做生意买房的本钱都是他借的。有些事情也确

实令人发噱。好比讲，杨浦一家广告公司订了几张黑胶拍片急用，催老板发当天件，老伯伯因为老年卡乘车免费，想赚快递钱，结果送件延误，吃了差评。凡此种种，我们听多了却觉得老伯伯可亲。偌大的申城，已经不适应这样纯粹的本帮小市民了。新一代的小市民缺乏城市认同感，精刮而懒，毫无生趣。

我们和老伯伯的对话大概就是那时频密了起来。老板若是不在，话题开放得好似我们在挖隐私，实际我们是听众，是诉苦对象。老伯伯的父亲还健在，这位百岁寿星也是多个下午的主角。“老早是大学教授，教英文。”讲起老爹，老伯伯并没有太多的骄傲，特定年代，父亲连累自己吃的暗亏也是匆匆扫过。他需要一根接一根的烟释放足够的迷雾，让他回到童年。他欢喜谈那段时间，谈吃喝谈享乐。无非是沈大成的菜包，凯司令的鲜奶蛋糕，家里那台电唱机的喇叭像狮子的爆炸头。他讲起老爹的唱片瘾：

“买了多多少少唱片呀！老早的唱片都是七十八转，又重又脆，比后头‘文革’时候的薄膜片子上档次多了。”

说完，他兜进暗室，捧出一叠收藏。外封蜡黄，没碰都像碎了。十之八九是去年那批“虫胶”。新世代的唱机基本只有三十三和四十五两种转速，差不动这些老兵，我们当时建议老板挂上网卖的，原来进了有心人的库房。就算是怀旧吧。他扣下老板的一台仿古样机，放这些“虫胶”，声音一塌糊涂，他倒蛮享受。

我们最近也在怀旧。可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让老伯伯开口讲起他的婚姻。我们没有刻意打听。这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的

目的是缓和父子间以暴制暴的情绪，改善购物环境。所以才学老娘舅，为双方唱颂歌戴红星。思来想去，大概是那次夸他当过数学老师吧。当时，我们坐在板凳上，一面翻碟，一面敬仰：

“我们只晓得你老早卖过油漆，想不到你还当过老师啊。”

老伯伯来劲了，点起一支烟，回忆昔日的课程，学生如何顽劣，同事差强人意，自己在代数教学上的造诣。听他的介绍，基本可以断定他在学校里人缘够戥。不过，他的婚事却是同事促成的。“穷瘪三臭老九，谁肯嫁给你？”当时已是大龄未婚的他其实对相亲不抱希望。那一位呢，家里成分更糟。她的父亲是资本家，与年级里的领导有过从。领导本着试试看的心态牵条线，没想到双方见面也没互相嫌弃。“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老伯伯回家和老爹递话，最后说到她家住在常德路，很漂亮的一套老洋房。

这婚就算结了。

婚姻生活照亮了穷瘪三的腔调、大小姐的脾气。老板出生后，家里一百样事情通通丢给男方。老伯伯不干了。我们只晓得她后来随父母移民美国，老板留在上海全靠老伯伯养大。他的弃文经商，往油漆里掺水，应该就发生在这层背景下。至于离婚与否，没人过问，他们也从未提及。

私底下，老伯伯不仅善言，还懂得欣赏儿子。老板在经商上的天赋——拿黑胶唱片做挂钟，把彩胶理出来卖高价——当然归结为遗传。前年起，他拿下某国产黑胶唱机在华东区的总经销。他的优势是唱片唱机软硬双修，打包抬轿，于是，订单远赴新疆

西藏内蒙古。他由此生了自创品牌的念想。“现在那些国产的唱机基本上都是空麻袋背米，你以为他们有生产线啊，狗屁，全部都是代工再贴牌。”他以五百元的入门款为例，零售一台他赚一百，品牌赚两百，高下立判。老板觉得上海人创业就该洋气——“名字也想好了，叫‘俄耳甫斯’，英文是 Orpheus。”——还为自己的意大利品牌编了一串比乐符更动听的缘起。“在翡冷翠长大的小男孩，从小就喜欢音乐，”老板难得开国语戏谑，“但是家境实在贫寒，所以只好在城里的唱片行、音响店浪荡，趁别人试音的时候听霸王餐。他立志长大后要当一名音响师，打造理想的器材——”说到这里，说书人咯咯乱笑，提前庆功。

“怎么可能这么便当！”老伯伯这冷水一浇，父子俩接着对咬。他看不惯他在外人面前不给自己面子，他见不得他在客户面前夸耀，这样会给他们留下坏印象，这家唱片店会一直开下去。他只有使手段倒撬边。于是，但凡老板因故外出，老伯伯就打烩拒客，营业时间亦如此。“店要关了，老板马上要出国了。”这是最常见的一招。还有一手留给我们这些熟客：“今天不回来了。”他受不了黑胶的霉味，把自己关在店外，对着马路抽烟。我们若是纠缠，他就编辑诸多缘由，建议下次联络好了再来。

偶尔，我们也会思忖：老板真去美国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一个人孤苦伶仃守在上海，拌嘴掐架都没方向，往后谁来服侍？他的老爹有那么多小孩照样摊上养老难，亏得有套房子，子女不放心，轮流照顾。他呢？难道真就如他所言，卖掉安顺路，住到

松江去。他在九亭有一套小两室，总夸那里空气好，心心念念想去养老。

所有郁结，今天有些能解通，有些仍旧称奇。

局面后来失控得突然。老板的货源在日本，二手唱片店的库存，回收处理到广州沿海乡镇的料厂，道道过滤，最后派分过来。二〇一二年货源断了，举国碟荒。起初，他觉得这是上天在帮他巩固地盘。他盘算囤在九亭的几吨货，加上安顺路的库存，预计能撑到二〇一四年春节。对手的弹尽粮绝，在生意人眼里永远比自己的丰衣足食更销魂。顾客不管这些，饿狼一般扑向老板的阿里旺旺，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他有点慌了。新货以前是三天开一批，一批八箱，现在八天动不了一次，一次四箱。价格也有调整，和当时连绵的酷暑一样让人不想出门。多少个夜晚，我们蜗在家里刷 Amazon 和 Juno，阿里旺旺上聊天，老板很少搭我们的腔，感觉上，他在忙一件大事。等我们被知会，老伯伯已经进了医院。

回忆最后一次与老伯伯的会面，真正没什么新鲜。当日他一如既往地蹲在门口，要说难忘，就是牢骚多了一点，胃口不错。他吃完第二根盐水棒冰，还是抱怨热。我们没啥收获，出门道别也是老桥段：

“再会噢，老伯伯。”

“噢！再会。”

我们可以在各自的想象中，在回程的闲聊中，在联络的电话

中为老板辩护。我们觉得他和父亲的情感远比我们与闻的复杂，但是，当这份感情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谁又能够预见呢？

三周后的礼拜六，老板叫我们五点到店里，说有新货。刚巧那天家淳有事。他先要去接好友嘉杰，帮他运一架手工拼制的木马。那是嘉杰给儿子订的玩具。嘉杰面子大，还惊动了禁淘多年的胖兄。大家难得碰头，约好了，先淘碟后聚餐。我们停好车，发觉店门没开，便联系老板。他和车子堵在五角场的高架上。说是这样说，经验告诉我们，有得好等了。一行人于是进了附近的茶餐厅。点完饮料，四个人围着手机欣赏嘉杰儿子骑木马的视频。餐厅一角的电视正在播送“黑色星期五”美国人抢购超市的新闻。说是抢购，抢劫也不过如此。我们想起当年的大自鸣钟，周六早上抢开头箱的盛况，碟在飞，血在流，与新闻里的混乱相比，仅仅少了警察拘捕的镜头。大家当时还是学生，过早感受了社会的残酷，可是谈笑各自的碟友生涯，无不觉得那是最最美好的时候。

“我帮家淳两人老早礼拜六可以兜一天的片子。”嘉杰讲起当年的淘碟地图，一个个已经消失的据点，覆盖大半个市区。自从叶家宅的颓败，他就基本不淘碟了，和胖兄一样转战海购，在英美日德的网络唱片店留下了上海人的腔调。两人还有一点交集是不碰黑胶，所以去安顺路赴的都是处子秀。

六点敲过，老板音信全无，我们决定先过去，如果不在就必须改期。毕竟嘉杰还要回家带小孩，聚餐不能太晚，尽管大家都有一肚子话要讲。好在店里亮着灯。隔着沉沉的雾霾能望见老

板的魁梧身量，弓背埋头，像是在打包。我们兴奋地推门，刚想说今天介绍两个大户给你认识，却听见呜咽的哭腔，发自那个颤抖的大身体。

封箱后来是嘉杰代工，胖兄帮忙填快递单，收件的见了这阵势也懵了。我们围着老板安慰他，了解老伯伯的情况，手里捏了多少餐巾纸，鼻涕眼泪还是来不及擦。原来人已经进了 ICU 重症监护，医生的意思，左右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我们需要大量的破折号和省略号来还原当时的语境——他的哀恸，他的悔恨。这对我们对读者都将是莫大的折磨。最好的证明就是那顿变了味的聚餐，还有某天夜里做的梦。事后，我们甚至害怕去安顺路，拒绝上阿里旺旺，只是为了逃避记忆。所以我们无法给出老伯伯的具体忌日。但可以肯定的是，老板的母亲在这期间回了上海。

圣诞前夕，老板的一通电话把我们召回陌生的过去。他强调这将是库存的最后几箱，希望我们周日过来。老板比我们想的要豁达。他母亲也没有老伯伯说的那么凶悍，她的淳朴着装更吸引眼球，完全看不出纽约长岛人士的风采，倒像是刚从长兴岛过来的。我们也不好意思打听，光顾着聊外面的动态：现代电子城关了，刀疤眉有十多箱黑胶打算出手；叶家宅到了一批日版中古 CD，据说海关开了。

“是开了，来了五百吨 CD。”老板说他的线人摸半天一张黑胶都没有。这也加剧了老板对未来的悲观。他怀疑往后即使到了黑

胶，下面的饥饿也足以一口吞掉，一根骨头都不剩。事实也正是如此。熬过了几个月的空白，老板下了决心去美国。临行之前，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又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聚餐，唯一的积极意义是给我们留了一张合影。老板的几处房产和车子处理得很妥帖。我们也是舍不得，家淳就提出想送他一程。

送别的那天艳阳高照。在奔赴浦东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汽车音响放的是《Oil On Canvas》的 CD。Japan 的这套现场专辑，初版黑胶是非常挺括的双碟 Gatefold，我们在安顺路有印象的第一张尖货；有趣的是，最后一张尖货是 Mick Karn 的《Dreams Of Reason Produce Monsters》，Japan 的这位传奇乐手此后还发过一些专辑，但是只出 CD 版。Mick Karn 过世已经三年半了。

看着老板拖着行李的影子越拉越长，我和家淳只是缄默，因为彼此都很清楚，我们并肩作战的机会不多了。